

青青
河边草

琼瑶

(台湾)



852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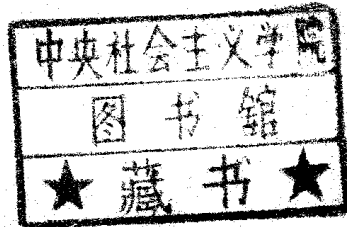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
571



200090659

青青河边草

(台湾)
琼瑶

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青青河边草

作者:(台湾)琼 瑶

责任编辑:懿 翎

责任校对:彭卓民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电话:5005588 转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字数:131 千

印张:6.5

插页:2

印数:0 001—100 000 册

版次:199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614-X/I·613

定价:3.8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全集自序

068/1-2

从我出版第一部小说《窗外》到今天，已经足足过去了二十六年。有时，真不相信，四分之一个世纪，就在我的涂涂写写中悄然而逝。这二十六年，不管我生命中有多少风风雨雨，多少喜怒哀乐，我的“写作”，却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条主线。在我沮丧时，我会逃遁到写作里去，当我欢乐时，我会表现到写作里去，当我寂寞时，我用写作填补空虚，当我充实时，我又迫不及待要拾起笔来，写出我的感觉……因而，这漫长的二十六年，我虽然偶尔会蛰伏、会休息，却从不曾真正停止过写作。就这样，细细数来，从《窗外》开始，到《我的故事》为止，二十六年来，我已出版了四十四本书。

去年年初，因为开放大陆探亲，我有幸在离乡三十九年后，首次回大陆。到了北京，发现我的四十几部作品，被出版得乱七八糟。当时，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要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作品。返台后，又因为有好几部作品需要再版，我和鑫涛，就决定借再版之便，重新整理我的作品，改换版本形式，统一编排，

出版这套《琼瑶全集》。

因为时代已经不同，出版品也随着时代进步，现在的纸张、字体、编辑、版本形式……都远胜以往。再加上，我过去的作品，有的书太薄（如《月满西楼》），有的书太厚（如《幸运草》）。有的排版太密，有的又排得太松，有的字体太小，有的又太大。这一次，我们把所有的缺失更正，做完全的调整。作品的内容，也有更改，例如《六个梦》一书中，居然有七个故事，这是件挺荒谬的事，如今，抽出一个故事，还原成《六个梦》。又例如，《月满西楼》只是一部中篇，勉强成书，总觉分量不够，现在，加入另外几部中篇，重新结集。

在我这所有的作品中，最特别的是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这部书严格说来，是一部我自己“残缺的自传”，有“童年”部分，缺掉了成长以后的过程。今年春天，我将此书重新写过，把我成长以后的部分补齐，改名为《我的故事》。这部书，在我的全集中取代了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因而，四十四部书，经过整理后，变成四十三部。至于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中的散文部分，以后，可能会汇集我的其他散文，出版一部散文专辑。

当然，重新编撰一套全集，是件工程浩大的事，以往的书，错字别字漏字都很多，借此机会，全部修正。这样浩大的工程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。但，我们总算开始了这件工作。在重选封面，重选字体，重选版本形式……的时候，我虽忙碌，却也兴奋。过去的作品，不管好不好，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

部分。重新编撰，重新出版，也算我的一种“重生”吧！

从来不曾觉得自己的作品写得好，也从来不曾自满过。每次出书，都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生怕自己的作品禁不起读者的考验，和时间的考验。现在，在“全集”出版前夕，这种情怀，仍然强烈。总觉得自己渺小平凡，写出的每部书，也都是些渺小平凡的故事。尽管书中常有“轰轰烈烈”的感情，那也只是“平凡人”的感情。

且让我把这套《琼瑶全集》，献给全天下平凡的，和不平凡的朋友们！

琼 瑶

写于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
于台北可园

—

民国十五年，河北宛平县，一个名叫东山村的小乡镇。

这正是初春时节，北国的春天，来得特别晚。去年冬天积留的冰雪，才刚刚融化。大地上，有一些零零落落的小杂草，挣扎着冒出了一点点儿绿意，但在瘦瘠的黄土地上，看起来可怜兮兮的。几棵无人理会的老银杏树，伸展着又高又长的枝桠，像是在向苍天祈求着什么。

小镇的郊外，看来有些儿荒凉。但是，这天的天气却很好，艳阳高照。把山丘上的岩石，都照得发亮。阳光洒下来，白花花的，闪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对杜青青来说，阳光、春天、离她都很遥远。因为，她现在正坐在一顶大红花轿里，被七八个粗壮的轿夫，抬向白果庄的胡老头家里。她今年十八岁，胡老头五十八岁，正好比她大了四十岁。这还没关系，胡老头家里，已经有了一个大老婆，四个

小老婆，她娶进门，将是第六个。对于这样的婚姻，她当然不可能同意，一切都是哥哥嫂嫂做的主。谁教她从小没爹没娘，依靠着哥哥嫂嫂过日子。如今，她竟成了兄嫂的“财产”。

花轿摇摇晃晃地前进着，吹鼓手在前面吹吹打打，吹打得十分热闹。北方的习俗，抬花轿的一边唱着，一边就随着节奏，拚命地摇着花轿。目的是摇得新娘七荤八素，好向喜娘讨赏钱。现在，轿夫们就兴高采烈地唱着歌，同时兴高采烈地摇着花轿，唱得起劲极了，摇得也起劲极了。胡老头娶小新娘，不用说，这赏钱一定丰厚。他们跨着大大的步子，用浑厚的嗓音，大声地唱着：

抬起花轿，把呀把轿摇！
花轿里的新娘子，你听呀听周到，
花轿里的新娘子，你听呀听周到；
要哭你就使劲地哭呀，
要笑你就放声地笑！
要骂你就骂干娘呀，
要叫你就叫干佬！
办喜事呀，就兴一个闹，
看我今天把你摇。
嗨嗨依个呀嗨，呀嗨依个呀嗨……
看我把你摇。

哭哭笑笑，哭笑人兴旺！
骂骂叫叫兴致高，兴呀兴致高，

骂骂叫叫兴致高，兴呀兴致高！
摇得轿杆嘎嘎地响呀，
摇得新娘蹦蹦地跳！
摇得像那拨浪的鼓呀，
摇得东歪又西倒！
摇得新娘的花粉往下落，
摇得媒婆掏腰包。
嗨嗨依个呀嗨，呀嗨依个呀嗨……
媒婆掏腰包。

新娘子呀，你呀你别哭，
新娘子你快快笑，快呀快快笑，
新娘子你快快笑，快呀快快笑！
你坐花轿我来抬呀，
我摇花轿为你闹。
你坐花轿我来摇呀，
我摇花轿为你好。
摇得那，花儿早结子，
摇得龙蛋……呀呼嗨嗨，呀呼嗨嗨……那个往
下掉！

青青坐在花轿里，已经被摇得头昏脑涨了。她既无心情来欣赏轿夫的歌喉，更无心情来倾听那歌词。她全部的思想，都集中在一件事上：不知怎样可以逃出这顶花轿？还有，就是小草……小草现在在哪里？可曾逃出她表婶的掌握？可曾在她

们约定的土地庙前等她？

小草，小草是一个女孩儿的名字。她今年只有十岁，却是青青这一生唯一的朋友和知己。小草和青青一样，都自幼失去了爹娘，都是无家可归、寄人篱下的苦孩子。青青有对唯利是图的哥哥嫂嫂，小草有对尖酸刻薄的表叔表婶。

说起来，小草实在是够可怜的。她和表叔表婶的关系非常遥远，她之所以会住到这北方小镇来，完全是因为海爷爷的缘故。海爷爷没有妻子儿女，远住在南方的扬州。由于种种原因，不能将这侄孙女儿，带在身边，就远迢迢的寄养在这表侄家里。本来，小草的日子虽然不好过，却也能勉强地挨过去。因为海爷爷每年都来探望她一次，同时也把她的生活费付给表叔。但是，今年，海爷爷没来。海爷爷不来，小草的生活就如同人间地狱。每个日子，都是泪水堆积出来的。小草，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卑微，乡下人有句俗语：生儿如美玉，生女如小草。

所以，青青一旦决心要逃婚，就不能不带小草同行。

花轿仍然在摇着，轿夫仍然在唱着。走在轿子边的喜娘，已经送过去好几个红包了。喜娘越送红包，轿夫就摇得越加起劲。青青觉得，再摇下去，自己的五脏六腑都会摇歪了。掀开轿帘往外悄悄一看，轿子正往榆树岗走去。榆树岗，就是这儿了！和小草约定的土地庙，就在这小山岗里。没有时间让她再迟疑了！错过了榆树岗，想再找有山有树有掩护的地方就不容易了！

“喂！喂！停一下！停一下！”她掀开轿帘，不顾一切地喊

了出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”喜娘慌张地问，轿子停在山间的小径上了。轿夫们收起脚步，停住歌声，纷纷拉起脖子上的毛巾，拭着汗水。

“喜娘，你过来！”青青钻出了轿子。

“怎么下轿了？”喜娘一脸的惊讶。

“不下轿不成呀！”她把喜娘拉近，俯耳悄语了几句。

“哎哟！”喜娘笑了，这可是没办法的事。“快去快回呀！不要跑远了，到那棵大树后面去就行了！”

轿夫们明白过来了，哄然大笑起来。

青青用手扯着头上的喜帕，从喜帕底下向外面张望。还好没戴上沉重的凤冠，否则要跑都跑不了。她迅速地四下打量，果然，前面有一棵大榆树，先跑到榆树后面再说。她匆匆忙忙地奔向榆树，心脏像擂鼓似地怦怦跳着。此时才觉得一切的计划实在太大胆，简直不敢想象，万一逃亡失败要怎么办？她一脚高一脚低的，总算奔到了大树后。身子后面，响起轿夫们粗犷豪迈的大笑声：

“新娘子让我们这样一摇一闹，给摇得闹肚子了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青青隐在树后，伸着脖子往花轿的方向看去，只见轿夫们解下腰间的酒葫芦，已经大口大口地喝起酒来。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青青心一横，弯着腰，飞快地向山后奔去。早在三天前，她已和小草勘查过榆树岗的地形。但，事到临头，她却连东南西北都顾不得了。跑啊跑啊跑……抛掉了喜帕，她迈开大步，从来不知道自己跑得这么快。

“哎呀！不好了！新娘子跑掉了！”喜娘一声尖叫，吓得青青魂飞魄散。跑啊跑啊跑……她脚不沾地地，绕过树丛，翻过岩石，穿过荆棘……一直往后山的小土地庙跑去。心里疯狂般地祷告着：观音菩萨啊，玉皇大帝啊，你们保佑我逃得成啊，还要保佑小草没出差错啊……

“追啊！大家快帮忙追新娘子啊！如果给她跑了，我怎么向胡老爷交代呀！”喜娘呼天抢地地嚷着。

“追啊！大伙儿追啊……”轿夫们撒开大步，追将上来。

跑啊跑啊……青青早已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青青！青青！”蓦然间，小草从土地庙旁蹿了出来，手里挥舞着一个小包袱，又跳又叫：“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我已经等得快急死了……”

“别叫！谢谢老天，你在这儿……”青青一把拉住小草的手，没命地就往山下急冲而去。

小草来不及再说任何话，就跟着青青一阵没头没脑地狂奔。

这一番亡命地奔逃，在青青和小草的生命里，是一件旋乾转坤的大事，从此改写了两人的命运。不，她们不止改写了她们两人的命运，她们还改写了何世纬的命运。

就在青青带着小草奔逃的同时，何世纬正躺在一辆马车里睡觉。

何世纬，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出身于书香门第，是北京望族何远鸿的独生子。从他出生到现在，二十四年以来，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开北京出远门。他的目的地是广州，当时，广州正是

知识青年趋之若鹜的地方。到底去广州要做些什么，他并没有确切的打算。只知道，唯有尽速离开像温室一般的家庭，才能找到独立的自我。为了怕父母阻挠他的追寻，他只好留书出走。又怕家丁们发现他的行踪，而把他追回家去，他不敢去车站，拎着一个大皮箱，他一路步行，到了这东山村的郊外。就在他已经走得筋疲力尽的时候，他看到了那辆马车。

这是一辆农民们工作用的马车，既无车篷，也无座位。它停在一个农庄门口，车上堆满了稻草。车夫大约去吃饭了，四周没有半个人影。那匹瘦瘦的马儿，自顾自地咀嚼着干草，甩着它大大的尾巴。何世纬见此，心中不禁一喜：管它呢？先去稻草堆上躺躺再说。等会儿马夫来了，再和他商量，搭一段便车。于是，何世纬爬上了马车，把自己那个皮箱枕在脑袋下面，他钻进了草堆。他只想稍稍休息一下。但，他太累了，四脚一放松，竟然沉沉睡去。

车夫什么时候回到车上的，他并不知道。车夫也没发现车上多了一个人，上了驾驶座，就径自拉动马缰。车子开始慢慢吞吞地、不慌不忙地往前走去。那轻微的摇晃，使何世纬睡得更加沉酣了。

他是被一阵喧闹之声惊醒的。只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声音、急促地、喘息地、却是十分清脆地大嚷着：

“青青！青青！有马车！有马车呀！我们快跳到车上去！快呀……”

一阵脚步杂沓。有人攀住了车缘，车子晃动了一下，另一个女孩急迫地大喊着：

“跳！跳！跳！跳啊……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突然之间，就有个女孩跃上车来，重重地压在何世纬身上。何世纬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不禁失声惊叫：

“哇呀……”

他这样一“哇呀”没关系，那小女孩吓得差点又跌下车去。嘴里跟着他大叫：

“哇呀……”

一连两声“哇呀”，把那正攀住车缘往上爬的青青硬是吓得摔了一跤。小草急忙趴在车板上，对车下的青青伸长了手：

“青青！快上来啊……把手伸给我！快啊……”

何世纬震惊地看过去，只见到青青狼狈地爬起身，没命地追着马车跑。在青青的身后隐隐约约还有很多追兵。一时之间，何世纬有些迷糊，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但是，出于一种本能，他想都没想，就对青青伸出手去，大声喊着：

“这儿这儿！手给我，我拉你上来！”

青青伸长了手，在世纬和小草奋力拉扯之下，连滚带爬地上了车。

“快！快！”青青喘吁吁地急喊：“有人追我！让马跑快一点！我非逃不可，被捉回去就没命了！”

世纬回身一跃，上了驾驶座。

“车夫！救人要紧！我等会儿付你车钱！”他不知为何，很相信青青是在生死关头。一把抢过缰绳，他大声喝：“驾！驾！驾……”

事生仓卒，车夫见车上突然冒出三个人来，简直是目瞪口呆。马儿在吆喝之下，撒开四蹄，如飞而去。马车扬起好一阵的灰尘，车轮滚滚，只一会儿工夫，后面的追兵，已完全看不见

了。

青青、何世纬、小草三个人，就是这样遇在一起的。人生所有的故事，都是从一个“遇”字开始的。他们的故事也不例外。

二

对何世纬来说，遇到青青和小草，不但是一个大大的意外，而且，是一连串“麻烦”的开始。

“麻烦”必须从头说起。

那天，那惊慌的马车夫如此愤怒和抱怨，使何世纬狠狠地破了一笔小财，才把他给打发了。当车夫扬长而去，何世纬才发现，他们三个，正站在一条黄沙滚滚的乡间小路上，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。时间大概已是午后两三点，何世纬早已饥肠辘辘。他看了看青青和小草，此时才觉得这一大一小的两个女孩子有些诡异。小草一身粗布衣裤，背着个小布包袱，虽是衣衫简陋，却长得明眸皓齿，楚楚动人。青青就十分奇怪了：一身红衣红裳，上面还绣着花花朵朵，头发梳得亮光光的，挽着发髻，鬓边还插了朵大红花。这种妆扮，对生长在深宅大院里的何世纬来说，实在是挺陌生的。这青青姑娘，看来不过十七八岁，怎么涂脂抹粉擦口红？乡间的姑娘，不是应该荆钗布裙，不施脂

粉的吗？何世纬一肚子狐疑，忍不住问：

“刚刚那些追你们的人，到底是谁？他们为什么要追你们呢？”

青青还来不及回答，小草已经天真地接了口：

“他们是追青青的，因为青青不能嫁给胡老爷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青青一伸手，就拉住了小草，阻止地说：

“别跟人家说这些！又不认得人家！”

哦？刚刚还要人救命，现在又不认得人了？何世纬心中掠过一抹不满的情绪。心想，我还没嫌你来路不正，你倒先嫌起我来了？也罢，这时代好人做不得。目前，自己已经自顾不暇，又何必多管闲事？想着，他就冷冷地开了口：

“不说就不说，我也没时间没心情来管你家的事！现在，你们走你们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！再见！”说完，他掉头就走。

“喂喂喂！”才走了几步，身后又传来那位青青姑娘的呼喊声：“等一下！等一下……”

“怎么啦？”他站住，回头问。

青青牵着小草，三步两步地追上前来。

“是这样的，”青青碍口地说：“我们身上都没有钱，我看你带的钱还不少，不知道可不可以……可不可以……”青青突发奇想，迅速地摘下手腕上的金镯子，脖子上的金链子，和耳朵上的金耳环。“我拿这些东西，跟你当当，你当一点钱给我，好不好？”

“当当？”此事实太新鲜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“你看我像开当铺的是吧？”他没好气地问。

“那么……那么……”青青更加碍口地说：“我把它们卖给